

明儒學案

冊二

卷之四

四

明儒學案卷六 白沙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兆瀾	熊榮祖
熊育鏞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光柄
重刊	李真寶	劉秉楨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張詡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白沙弟子登成化甲辰進士第養病歸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又辭一謁孝陵而歸卒年六十白沙以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觀此則先生之所得深矣白沙論道至精微處極似禪其所以異者在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而已禪則并此而無之也奈何論者不察同類並觀之乎

文集

儒有真僞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真聖賢而演至道所謂言之純莫有尙焉者矣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於聖絕言湮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僭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言之駁乎無足取也其慕蕪大道晦蝕性天莫甚焉非蕩之以江海驅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救僭僞之弊而長養夫真風也其恆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經四書亦剩語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勸先生以著述爲事而以缺著述爲先生少之者蓋未之思耳今則詩集出焉而人輒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輒以文求之自非具九方臯之目而能得神駿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詡誠懼夫後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爲道也因撫先生文集中語做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爲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著修爲持治之方經綸幹運之機靡不燦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

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

白沙遺言纂要序

昔呂原明嘗稱正叔取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又云說得亦大難而以爲二程學遠過衆人在此夫知之真則守之固不真而固冥行而已矣夢說而已矣吾恐其所謂介者非安排則執滯抑何以得乎無思無爲之體執乎日往月來之機通乎陽舒陰慘之變化神之心而妙之手以圓成夫精微廣大之道也哉介石記

予少從先君宦遊臨川沿塘植柳偃仰披拂於朝烟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強弱而變化可數十丈鷺燕之歌吟魚蝦之潛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則境與心得既塊然莫知其樂之所以稍長讀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又茫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近歲養疴之餘專靜久之理與心會不必境之在目情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樂與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

柳塘記

子思所謂至誠無息卽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全體呈露妙用

顯行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學者則當終日乾乾也至於心無所住亦指其本體譬如大江東下沛然莫之能禦小小溪流便有停止纔停止便是死水便生臭腐矣今以其本體人人皆具不以聖豐而愚啻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程子以為聖人可學而至也學者不可以不勉也范書格物直陰陽不住之說正孔子博文之意欲其博求不一之善以為守約之地也其意旨各有攸在復乾亭

士之所守義利毫末之辨以至生死趨舍之大實在志定而守確堅之一字不可少也至於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若堅守不出之心以為恆斯孔子所謂果哉也其可乎復曹梧舟

天旋地轉今浙閩為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子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向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齋咨繼之以涕洟其向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

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如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

白沙先生墓表

諫議賀醫閻先生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閭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少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爲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爲樂憂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尋卽告病歸白沙在太學先生聞其爲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澹然於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於僞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爲證搆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閭間冠婚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見先生卽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先生往諭之衆卽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返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猶未以凍解冰釋許之蓋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與

門人於衢路失儀先生曰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禮儀尙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處尙如此則隱微可知矣○門人有居喪而外父死或曰禮三年之喪不弔先生曰惡是何可已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言不易三年之服○善惡雖小須辨別如睹黑白○教諸女十二條曰安詳恭謹曰承祭祀以嚴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待娣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撫婢僕以恩曰接親戚以敬曰聽善言以喜曰戒邪妄以誠曰務紡織以勤曰用財物以儉○有來學者言學些人事也好先生曰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學唯在人事舍人事更何所學○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間隔之則流行矣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若趨向專在得失卽是小人而已矣○古之政事學問一貫事耳今人學自學政自政判而爲二故所學徒誦說而已未嘗施之政事政事則私意小智而已未嘗本之學問也故欲政事之善須本之學問○白沙後有書來謂其前時講學之言可盡焚之意有自不滿者聖人之法細密而不粗率如人賢否一見之便不言我已知其爲人必須仔細試驗考察之今人一見便謂已得其實真俗語所謂假老郎

也○爲學之要在乎主靜以爲應事建功之本○讀書須求大義不
必纏繞於瑣碎傳註之間○驕惰之心一生卽自壞矣○有一世之
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鄉之俗有一家之俗爲士者
欲移易之固當自一家始○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
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
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
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世教不
明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
於粗淺一則入於虛無○有以私囑者先生正理喻之因謂門人曰
渠以私意干我我却以正道勸之渠是拖人下水我却是救人上岸
○世風不善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爲善○靜無
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
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
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必多貪求也○
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說甚道理○今之讀書者只是不信故一
無所得○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天地
間本一大中至正之道惟太過不及遂流於惡如喪葬之禮自有中

制若墨氏之薄後世之侈皆流於惡者也故程子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孝宗登極王恕爲吏部尙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壽州湯鼎以風期相許是冬值星變先生上言皆是大臣不職奄宦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不報又明年鼎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且留中鼎大言疏不出將併劾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鼎日夜歌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劉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私人魏璋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概寓書於鼎言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鼎大喜出書示客璋遂劾鼎概及先生俱下詔獄先生供詞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畜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獲免謫廣東石城吏目至官卽從白沙問學順德令吳廷舉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箠之泣受辛亥十

月卒年二十六廷舉治其喪方伯劉大夏至邑不迎大夏賢之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請對面陳時政之失上許更張然後受職又謂湯鼐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也請修復故事今日第一著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用識者憾之

奉白沙書

克修書來問東溟幾萬里江門未盈尺妄以道冲而用之不盈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則作者為郢書解者為燕說矣京師事智自知之但先生所處是陳太邱柳士師以上規模晚生小子脚根未定不敢援以為例耳然亦當善處之計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陳同父書云顏魯子以納甲推其命正得震之九四先生所推與之合耶果若此爻其於朱子何所當耶幸教

讀石翁詩

乾坤誰執仲尼權硬敢刪從己酉年大笠蔽天牛背穩不妨相過戊

申前某錄石翁詩止得己酉年所作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之莆田人年十八卽有志聖賢之學謂顏之克己曾之曰省學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宏治丙辰進士第奉使廣東受業白沙之門白沙語以爲學主靜退而與張東所論難作靜思錄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幕受凍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朴陋蹙躄一牝馬而自係風紀之重所過無不目而畏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匡床敝席不辦一帷身自操作治畦汲水太守閱其勞遣二力助之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送之還日坐斗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其土苴耳吏部以其清苦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言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貧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尙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未酬涓滴且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尙恐不及上煩宮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亦卒年五十八白沙謂時周平生履歷之難與己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先生爲諸生時韓洪洞問莆人物於林俊俊曰從吾從吾者彭韶字也又問曰時周洪洞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俊曰與時周語沈疴頓去其爲時所信如此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己丑會試入京見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契從歸江門築室深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白沙稱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蓋自李大厓而外無有過之者嘗言所謂聞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甲辰復出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歷兗州嚴州府學教授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年八十一卒初先生依白沙不欲仕晚以貧就平湖踰十年官滿來歸母氏無恙再如京師將求近地養親未及陳情遂轉兗州於是奏請改地冢宰不許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責其因升斗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決遂貽此悔胸中不皎潔磊落也又言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然則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許況兗州乎其許之也太過故其責之也甚切耳

記白沙語

先生初築陽春臺日坐其中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且曰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曾論明道論學數語精要前儒謂其太廣難入嘆曰誰家繡出鴛

鶯譜不把金針度與人○先生教人始初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斯理識得爲己者信之詩文未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境勿助勿忘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舉成化甲午科遊白沙之門白沙示以自得之學謂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深契之張東所因先生以見白沙有問東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詡年五十以荊門州同入仕蒞任五日不能屈曲卽解官杜門不入城郭督學王宏欲見之不可得同門謝祐卒而貧先生葬之病革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真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闐闐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常輸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

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爲禮仍拱手如前令怒咎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又兩手竟受縣官咎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誣先生奪其產縣令鞫之先生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察其誣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爲戶牖白沙與之倡和謂其具眼嘗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江邊落釣蓑白沙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悉見之圖畫人爭酬之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山讀書二十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偶出山則遠近圍視以爲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側鄉人祭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鑿相傳不慧之事亦容或有之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人然實非愚霍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守而不失

謝天錫先生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襪不掩脛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嘗寄甘泉詩云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詩未免竟是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何時振先生廷矩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爲郡諸生及師白沙卽棄舉子業學使胡榮挽之秋試必不可白沙詩云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迷君所趨開緘讀三四亦足破煩污丈夫立萬仞肯受尋尺拘不見柴桑人丐食能歡娛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車出處固有間誰能別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深淵懸絕徒嗟吁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豫之番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歙縣令徵爲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嶺表鄧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學授傅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傳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懼然嚮學之意自此始其後交於近溪天臺在歙又與錢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留都六載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恥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攸助若夫扶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天臺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臺以御史督學南畿先生過之卒然面質曰子將何先天臺曰方今爲此官者優等多與賢書便稱良矣先生厲聲曰不圖子亦爲此陋語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習以稱